



【非虚构写作】

快递“双十一”

□刘千荣

又是一年“双十一”。作为曾经的快递从业者，我对快递人是如何在繁忙中度过所谓的“光棍节”、鏖战“双十一”，一直都记忆犹新。

刚入行快递业，司职宣传的我感觉和其他行业也没啥区别，大同小异。大概到了八九月份，公司在大会小会上开始提出“奋战N天，迎接双十一”之类听起来非常响亮的口号，不过总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狼来了”的感觉。

过了“十一”国庆长假，这种紧张的气氛浓厚起来了，正式的动员大会开始召开。老总讲话，各部门领导纷纷表态，拿出各自的备战方案，那场景一如大战来临前的誓师大会。作为宣传人员，我当然会对这类活动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报道。与此同时，各省直属分公司的相关新闻报道也从全国各地发了过来。一时间，充斥在公司内刊、官网的都是规模大小不等的动员誓师大会消息，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仿佛商战一触即发。但我还是认为有点小题大做，因为公司依然保持一如往常的运作节奏，并未显示出比往日更加忙碌的迹象来。

进入十一月，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分拨中心的快件包裹明显多了起来，进出公司的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更加频繁，分拨中心的各类操作工骤增，明显要比平时忙碌。11月10日晚，我没能像平时那样准时下班，而是随公司领导去了分拨中心，看到的是灯火通明的一线“阵地”上操作工奔跑忙碌的身影。整个分拨中心忙而不乱，很显然，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也划分好了自己的区域范围。已经开通的几条快递分拣流水线旁，站立着严阵以待的操作工人，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拣。

一辆空货车停靠，一拨人迅速围拢过去。反应之迅疾，行动之麻利，令人叹服。只见他们手脚并用积极配合，把大小不同的快件包裹尽可能合理整齐地码在货运车厢里，挤了又挤，按了又按，恨不能一座车厢分成两座用，既要让货车最大能量拉满，又要让满载快件的货车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出工地，奔向全国四面八方的目的地。深秋的夜晚已经显出凉意，工人们却忙得脚不沾地，干得兴起的早已脱去外套，更有甚者，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尽管如此，大伙儿还是汗流浹背，成了秋夜里分拨中心别样的繁忙风景线。

由于对“双十一”工作的忙碌程度严重估计不足，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那年我居然还买了两张11月11日晚演唱会的票子，却因接到区邮政领导“双十一”之夜要来公司的

通知，迫不得已割爱转让给别人。在如战场的分拨中心，积压的快件包裹筑起一座座小山，许多办公部门的员工被“抓壮丁”推上一线做起了分拣人员，干起了卸货、运货、装车等力气活。我们企宣部门几位同仁，如果不是宣传任务在身，估计也会被叫去帮忙。原本运转平稳流畅的分拣流水线，因大小快件包裹太多，变得不堪重负，如超载的老爷车，缓慢穿行于忙碌的工人及堆积如山的快件之中。

工人辛苦，管理层同样忙碌不堪。我和部门同事拿着长枪短炮，跑前跑后摄影、摄像，一直忙碌到凌晨。当夜没能回家，而是住进了公司的备用宿舍，胡乱休息了几个小时。次日一大早，我开始赶稿子把工人奋战“双十一”之夜、区邮政局领导视察的新闻发到公司官网上。下午又加入支援分拨中心工人装车的大军中，与操作工人们一起分拣、装车。不忙不知道，一忙才清楚，一份小小的快件要经过多少快递人之手，跋涉万水千山，饱浸着快递人的汗水与奉献，才能抵达收件人之手。

原本以为12日晚可以准时下班了，又接到市邮政局领导当夜要来慰问的通知，于是和11日晚一样，我们在分拨中心又奋战到凌晨，还是没能回家，继续在公司备用宿舍休息。13日晚接待了一批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报道，直到14日还在支援一线工人。到了15日、16日，企宣部和其他文职部门才逐渐恢复日常工作状态。分拨中心里堆积的快件也在慢慢减少。从反馈汇总的情况来看，其实是有部分分公司分拨中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爆仓”，通过当地快递人员的努力才算把“双十一”积压下来的快件最终消化掉。

收过快递的人都知道，“双十一”的快件在路上的周期较之平日偏长，抵达速度明显比平时慢。人们由一开始的抱怨到后来习以为常的理解，那是广大快递员用超过平日数倍的忙碌才得以完成的“使命必达”。传说中的普通快递员，月入万元也只有双十期间才能成为现实，他们的收入是和送件量挂钩的，收入成倍增长了，送件量自然成倍增长。这期间从身边飞驰电掣般一闪而过的快递小哥们绝对是超负荷的日夜兼程。

忙忙碌碌，轰轰烈烈的双十一终于圆满收官，相关部门通过媒体公布今年“双十一”较上年同期增长的百分比，在一般人的眼中，或许那只是一些冰冷的数字，而对于快递员来说是打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硬仗。还未及喘口气，同样繁忙的“双十二”又兵临城下了！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上海虹口信访办综合科)



【局域网】

「闯关东」的老姚

□宫玉河

巧得很！这面，三条石凳，只我一人；对面，石凳三条，仅一老头。看样子，老人有六七十岁年纪，满头银发，面色红润，些许皱纹。是城中村拆迁后的老人，或是住在子女这里的乡下老人？怀着好奇，我凑过去和老人攀谈。

老人已82岁，居住在公园附近的“湖滨花园”。经攀谈，老人对我放下戒心，打开话匣子，和我畅谈自己“闯关东”的经历。

老人叫姚广荣，老官庄村人，出生于1942年4月。老官庄村是明初建村，早年有一条官道从村中穿过。一次，有位官员路经此地，一妇女拦路喊冤，官员不想受理，脾气暴躁的村妇竟然把官员强行从轿子里拽下来。官员没见过这么无视官威的妇人，不禁感慨：“好厉害的老太婆！”从那以后，这个村就被称作“老婆村”，后来改名老官庄。

姚广荣家中多子，六男两女八个孩子，姚广荣行三，上有俩哥哥。为了一家人生计，1951年，父亲姚汝学去了东北，在黑龙江佳木斯干“出河”的工作。老姚说，所谓“出河”就是从河里出来，出来的不是人，是木材。那年头，生产力低下，从山上砍伐的木头，都是捆成木排，顺着江水飘向下游，距离短的三四天到达目的地，远的需要一周多才能抵达。根据木排的大小，6个人或者8个人一组，负责木排下行。在木排上面，可以做饭休息。到达目的地后，把木排通过绳索和岸上的固定物连接起来，然后，大家合伙一根一根把木头从河里捞上岸垛起来，算是完成“出河”任务。这是个体力活儿，也有季节性，江河冰封之后，就没法干了。

“出河”付出的体力和汗水，一个月可以挣到很多钱，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能抵十几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还经常能吃到肉。所以，父亲对这个多子家庭的补益很大。因为父亲在东北的缘故，1958年17岁那年，姚广荣也跟随父亲的脚步去了东北。先是去了哈尔滨，借着个院中叔叔的帮助，把户口落在了哈尔滨，并在那里继续读书。

姚广荣是个聪明孩子，对读书情有独钟，学习成绩也好。两年后被保送到哈尔滨20中学。1960年，姚广荣把户口迁到了哈尔滨通河县的保林河林场，干了3年伐木工。由于保林河林场伐木任务完成不好，被一个经营好的林场挤跑了，上级让他们去建新场。

1973年，姚广荣去了福乡林场。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林场，曾经出过一棵7个秧子、1.2斤沉的天然人参。“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这棵1斤多的大人参真是稀世珍宝。据说政府收购后作为出口商品换取了外汇，还对县里给予重大奖励，县领导也得到了提拔。再后来，姚广荣去了通河的乌鸦泡林场，1977年成为正式工。

“乌鸦泡”是个古怪的名

字。姚广荣向我讲述了乌鸦泡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王子带4个随从，骑马来到南边松花江狩猎，遇到一伙敌人，身上的箭已射光了。王子毫不畏惧，用剑砍倒几个敌人，冲出重围，狠狠加了一鞭，骑马跳进一条滔滔流水的大河中。王子的马是一匹白龙马，跑得快，水性也好，等敌人赶到河边，王子已经游到河心了。敌人的箭雨点般向他射去。突然，一支箭射在王子的腿上，痛得他从马上跌落河中，那匹白马高抬着头向西兔游，尾部拖着王子，使得王子不至溺水。上岸后，白龙马四蹄生风，一气跑出七七四十九里，路过一道淤泥洼子，惊起了一群乌鸦，乌鸦遮蔽了王子，没被敌人发现。王子的母亲，寻到了白龙马和儿子的宝剑，忙派出人马，找到了昏厥在淤泥洼子的王子。又过了七七四十九天，王子的箭伤好了，于是亲笔写了“乌鸦泡”三个大字，令人刻在石碑上，立在乌鸦救过他的地方。

随着岁月的变迁，姚广荣见证了林场各类器具的出现与使用，开始是大肚子锯，后来是弯把子锯，再后来有了发电机带动的油锯。

聪明实干的姚广荣学什么也快，1970年学会了开“50”林区专用拖拉机。这种机器，有前后退操作杆、液压装置、起落大带板、绞盘机、油丝绳。一般4个人一组，他是司机，其余几个人当助手。由于姚广荣为人厚道，对助手们平心静气，很是尊重，深得人心，大家都乐意跟他干。后来，由于林场经营越来越走下坡路，姚广荣不再开拖拉机，而是负责修车。最后场子黄了，就负责照看发电机。

林场都是在山里，伐木工作也带有季节性。至于收入，1960年后实行计时制，也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一般就是随着书记、场长的命令行动。一天2.26元，一个月六十七元。

随着林场的萧条，1994年，姚广荣52岁那年退休了。由于5个孩子中大部分在平原县，所以，在东北呆了几十年后，他也来了个“凤还巢”，回到故乡定居。2017年，孩子们给他夫妇俩买了湖滨花园这套房子。随着工资的不断增长，老姚的工资也拿到了3500元。

老姚感慨道：“我呀，‘闯关东’的历史基本算是东北经济的兴衰史。早年咱是去东北讨生活，现在是回家乡度晚年。这些年咱老家经济发展更快更好，真是应验了风水轮流转的说法。”最后，老姚停顿了一下，嗓门又大了一点：“更主要的，在外漂泊几十年，还是在老家住着心安。”

闻听老姚此言，我忽然想起台湾作家钟理和在《原乡人》中所写：“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老姚的心情大概也是如此吧！

(本文作者为平原县人，高级政工师；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